



上海
老
作
家
文
丛

孙光萱 著

于细微 处见功夫



 上海文艺出版社

I 20
7



上海老作家文丛

孙光萱著

于细微处见功夫

文学作品欣赏漫笔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于细微处见功夫:文学作品欣赏漫笔/孙光萱著.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10

(上海老作家文丛)

ISBN 978-7-5321-3568-4

I. 于… II. 孙… III. ①诗歌-文学理论-中国-文集

②诗歌-文学欣赏-中国③散文-文学欣赏-中国

IV. ①I207.22 ②I20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4781 号

责任编辑:李霞

特邀编辑:高彦杰

美术编辑:王志伟

于细微处见功夫

——文学作品欣赏漫笔

孙光萱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875 插页 2 字数 247,000

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3568-4/I·2722 定价:41.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编辑说明

《上海老作家文丛》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与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的丛书。出版上海老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是为了展示上海老作家在文学园地孜孜不倦、辛勤耕耘的创作成果。

本辑为《上海老作家文丛》第一辑,共12种,包括:王炼的《执著追求录》、任大星的《婚誓》、孙光萱的《于细微处见功夫》、朱鹭的《舷窗集》、李济生的《怀巴金及其它》、邵伯周的《平凡的旅程》、徐中玉的《文论自选集》、徐开垒的《新时期文选》、钱春绮的《十四行诗》、曹阳的《情系万家灯火》、廖晓帆的《欢唱》、燕平的《人生何处不相逢》(以姓氏笔画为序)。这12部作品都具备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理论以及文学回忆录等多种体裁。

上海市作家协会计划每年推出一辑《上海老作家文丛》。

上海市作家协会

2009年9月

目 录

导 言

重视“微观解读”	3
诗意大抵出侧面	10
散文贵写实求真	14
读小说要读出“潜台词”	17
运用比较法学习现当代文学作品	21
“名作求疵”又何妨?	27
附录:中学语文教学“六问”	31

新诗流派和诗人论

琳琅满目的新诗流派	39
二十年代的爱情诗	49
臧克家前期诗作在我国新诗发展史上的地位	56
诗的散文美	
——艾青诗学观述评	68

沉重的反抗和呼叫	
——七月诗派述评	75
中西诗学的融合	
——九叶诗派述评	82

诗学论文和随笔

试论诗歌的“宽泛性”	91
诗歌不以境界大小分优劣	102
也谈新诗的“窘困”和“危机”	106
新诗为什么要分行?	124
两行体新诗的艺术特色	129
请来与古今诗人们对话	
——写作《诗与人生》的一点体会	140
说“门”	
——读诗漫笔	146
试论诗的幽默感	151
呼唤“城市诗”	162
诗怎样保持活力?	167

新诗佳作赏析

哲理诗的奥妙【闻捷:《彩色的贝壳之十四》】	173
诗化的议论【木斧:《过三峡》】	175
逆向思维出好诗【孔孚:《兵马俑一号坑即景》】	177
突破习惯性思维【张新泉:《沉思的帆》】	179
易宾为主 化静为动【王家新:《鱼——观画》】	182

老年人的思乡情结【曾卓:《我遥望》】	185
望月思乡的佳作【舒兰:《乡色酒》】	188
一首岁暮思乡的佳作【袁可嘉:《岁暮》】	191
望月思乡 情深意切【沙鸥:《新月》】	194
寒气逼人的小屋【沙鸥:《小屋》】	197
以动写静 以物衬人【吴秋山:《雪夜》】	200
冰心的一首爱情诗【冰心:《相思》】	202
空灵之美【朱美云:《单弦》】	204
自远而近 化实为虚【郑愁予:《错误》】	207
逆水而上的小舟【王雨谷:《记忆》】	210
言近旨远 辞约意丰【卞之琳:《断章》】	213
亦庄亦谐 妙趣横生【洛夫:《泪巾》】	216
记得、忘掉都无妨【徐志摩:《偶然》】	219
一首别致的赠别诗【沈紫曼:《别》】	221
一支特殊的友谊颂【林泠:《造访》】	223
诗是想象的真实【瞿琮:《九节竹箫》】	225
即小见大 字斟句酌【臧克家:《村夜》】	227
形神兼备的咏物诗【臧克家:《老马》】	229
喊出了反抗的最强音【绿原:《憎恨》】	232
诗人的特殊气质【塞风:《心》】	235
缩虚入实 即小见大【张长:《失落的笑声》】	238
突破了“车间文学”的范畴【聂鑫森:《造型》】	241
倾跌和飞翔【曾卓:《悬崖边的树》】	245
燧石,击燃起火花【王洪涛:《树的自白》】	248
别忘了“冤者”的诗【周嘉堤:《请为冤者起诉》】	251
“眼泪”启示着什么?【刘湛秋:《并不仅仅是眼泪》】	254
散文句式和诗意概括【艾青:《桥》】	257

诗和散文的微妙差异【艾青：《跳水》】	260
“跳着溅着”的诗篇【徐志摩：《残诗》】	262
戴望舒的代表作【戴望舒：《雨巷》】	265

阅读札记

从“井底”发出的感叹【叶圣陶：《没有秋虫的地方》】	273
清幽的景物 宁静的思索【冰心：《往事（二之三）》】	277
可贵的侧隐之心【老舍：《小麻雀》】	283
《孔乙己》赏析	288
点睛传神之笔	
——谈《药》中的几个动词	291
蕴含着无穷辛酸的木头人	
——读艾芜《山峡中》	293
浅析《百合花》中的通讯员形象	295
周立波小说艺术风格三题	300
后记	309

导 言

重视“微观解读”

在高校中文系教了二十多年中国现当代文学，课余也写过一些评论和赏析文字，我的一个突出体会是，不管是讲课还是写文章，都是宏观叙述比较方便，而且容易得到大家的肯定，微观解读则相当棘手，很难取得理想的成果。

讲述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作家作品，总得先作一番综合的叙述和介绍，如时代背景、作家经历、风格特点等，这样做有没有必要？当然有。作家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生活对他们以后的文学创作影响很大，如沈从文、萧红年幼时的特殊经历就不能不讲一讲；二十世纪前期去日本留学和到西方读书境况迥异，前者常常“读的西洋书，受的东洋气”，以郭沫若、郁达夫为例做些介绍，可以帮助了解创造社作家的创作特色；其他文艺样式对作家的创作风格有着微妙的影响，如王蒙爱听幽默的相声，赵树理喜欢山西的曲艺等等。凡此种种，对于知之不多的莘莘学子来说，可以启发他们的兴趣，起到某种启蒙和入门的作用。但我们接着必须指出这类综述易犯的通病：一是程式化，不管什么作家作品，都逐点列出，一一讲来；二是漫无边际，哗众取宠，专用学生不知道的材料来吊他们的胃口。也许是我的偏见，说到底，这类综述多半属于

“知识”的范畴,是可以多方查阅和逐渐积累的,即使现在不知道,以后“补课”也完全来得及,重要的是对经典文本的细致阅读和思考,努力培养他们认真阅读的习惯,切实提高他们“于细微处见精神”的分析能力,否则就老是在打“外围战”,而没有打“攻坚战”了。现在人们不是爱说西方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流派吗?这些流派就很重视对文本的阅读和分析,当然他们的做法和我们的主张并不完全相同,此处不赘述。

总而言之,我们强调的是“微观”、“能力”四字,而贯穿其中的则是可贵的创新精神和态度。下面,让我们以脍炙人口的鲁迅小说和朱自清散文为例,看看还能不能从新的角度,提出新的问题,在“微观解读”上作出新的努力。

笔者在讲授“鲁迅小说”以前,向学生布置了几个预习题,其中一道题目是:“从表面上看来,《祝福》中的祥林嫂前后所嫁的两个丈夫对她都不坏,那么,能否据此说是祥林嫂没有受到封建夫权的迫害?”学生对《祝福》的情节早已滚瓜烂熟,回答自然是否定的,但提不出多少具体理由。经过边阅读边启发,他们这才弄懂了鲁迅并没有把封建夫权的表现仅仅归之于“恶丈夫”一端,而是把封建夫权看做是一张和其他各种封建权力互相渗透的罗网,这正是鲁迅的深刻之处。请看以下几个“原来”:一、祥林嫂的婆婆凭什么把祥林嫂绑架回去?原来,祥林嫂的丈夫虽然死了,但“夫权”并没有随之消失,祥林嫂仍然属于她夫家所有!二、鲁四老爷是鲁镇的头面人物,平时道貌岸然,令人敬畏,卫老婆子地位卑下,两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为何独独这次卫老婆子敢于先斩后奏,事先毫不向鲁四老爷透露消息,弄得鲁四老爷差一点吃不上午饭?原来,鲁四老爷尽管神气得很,但在封建夫权面前,他是绝不会出轨悖理,怪罪卫老婆子的。三、贺老六死了之后,大伯(贺老六的哥哥)为何敢来收屋,赶她出来?(按照今天的观点,祥林

嫂是贺老六遗产继承人,他人无权干涉。)原来,大伯是丈夫家的人,仗着“夫权”可以为所欲为!四、“善女人”柳妈为何要祥林嫂去捐门槛?真是“善”得出人意料,原来,“神权”是和“夫权”互相勾结——阎罗王就是“夫权”的强大后盾!弄懂了以上几个“原来”,大家才会得出生动具体、有血有肉而非抽象的外加的结论:鲁镇的气氛太糟糕了,人们太麻木了,祥林嫂太善良又太愚昧了,只有作品中出现的“我”(显然带有作者的影子)还多少有点“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味道,但“醒”了以后回天乏力,徒然成为故事的旁观者。当然也因“我”的所见所思扩充了读者的视野,懂得了“理学”是怎么回事,从而强化了小说的悲剧深度。总之,祥林嫂之死,并无直接的具体的凶手,但鲁镇从上到下都站在祥林嫂的对立面,都把她往死路上赶,这是多么冷酷黑暗的社会啊!

散文和可以虚构的小说不一样,更加接近现实生活,但“接近”不等于照抄,大致相近的题材出于个性各异、审美情趣不同的作家之手,仍会呈现出千姿百态。看来我们一样要集中精力做好对散文杰作的微观解读。限于篇幅,此处仅以朱自清的《背影》为例稍作分析。

提到《背影》,人们很快会想到:此文为何不作“正面”展开,偏从“背影”落笔?一种常见的解释是这样写便于创新,可以避免落套。这种解释经不起推敲。朱自清写过《冬天》、《儿女》等不少怀念家庭成员的散文,为什么那些作品常从正面落笔,唯独《背影》不然?再说作者是散文名家,断言他不写“背影”就会落套,也说不过去。笔者曾撰文指出,要找出正确的答案,不能光在“文章作法”、“写作技巧”、“正面描写”、“侧面描写”中兜圈子,而是应该联系社会心理、习俗和作家本人的修养、性格等多方面的因素进行探讨。作者当年是一个有传统文化教养、性格比较内向的年轻人,他知道父亲处境不利,为了不使父亲伤感,在“正面”和父亲

交谈时是有意抑制自己感情的,所以当父亲买好橘子回来前,“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指父亲)看见”,而当父亲离去,留给自己的只有“背影”时,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约束作者的感情,于是读者很快读到:“我的眼泪又来了。”再也没有什么描写比这类细节更能说明问题,可见写“背影”就是写离别,文章多次写到“背影”,也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抒发对父亲的满腔深情,此文所以以“背影”命题,“背影”所以格外感人,其奥秘正在这里。

搞好“微观解读”,还得特别强调培养读者对书面语的敏感和悟性。这是因为人们认识上存在两个误区:一是常常把书面语和口头语混为一谈,认为会说一定会写;二是片面强调有了严密细腻的思想感情,才写得相对应的好文字,而忽略了经常学习运用严密细致的书面语言,能够有力地反作用于人们的思维能力和感情深度。实际情况怎样呢?我们多加观察即可发现,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并不完全相同:后者是在特定地点、特定时间之内和特定对象的口头交流,可以伴之以手势和形体动作,自有其方便之处,但有趣的是换一个角度看,和超越时空限制的书面语言相比较,口头语的这番“方便”却又转化为明显的不足和局限;而不够“方便”的书面语为了吸引各类读者,取得较长的生命力,客观上必然要求更严密更细致,花费更多的心血和加工,从而也就有了不同寻常的书面文字特有的情趣和韵味。下面仍以朱自清和鲁迅的作品为例,作些分析介绍,以收管窥之效。

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称朱自清的散文:“锤炼文字的功夫非常深,但是风格平易而且自然,没有一点雕琢的痕迹。”他举出许多例子,譬如朱自清描写那些冰河时期留存下来的石头,经过长期的冲刷变成了“圆球”:“大大小小的石潭,大大小小的石球,现在是安静了;但那粗糙的样子还能教你想见多少万年前大自然的力气。可是奇怪,这些不言不语的顽石,居然背着多少万年的历

史,比我们人类还老得多。”(《〈欧游杂记〉瑞士》)朱德熙指出其中的“安静”、“气力”、“背”等,“都是很普通的字眼,可是用在这几个地方,显得熨帖而富有风趣。如果要找更恰当的词来替换它们,恐怕是很困难的。”(《漫谈朱自清的散文》)前辈学者所言极是,作为后辈的我们怎能随便放过,不好好来一番咬文嚼字呢?不过话说回来,除以上所引平易自然的例子以外,朱自清有没有刻意雕琢的文句呢?也有。当代学者孙绍振举出朱自清的《春》,指出作家喜欢模仿儿童的表情和口吻:“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孙绍振接着分析说:“这里的精彩在于,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春天急迫期待的感情。”“他这种美的感觉,又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而是通过他的微妙的感觉传达出来的。在我们眼里,草很快长起来了,但是在他笔下,草是‘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的。这个‘偷偷地’是一个关键词,这里表现的不仅仅是草一下子冒出来,而且是一种突然的发现:没有注意,一下子就长出来了。”(《解读朱自清的〈春〉》)孙绍振把作者模仿儿童口吻的好处分析得切中肯綮,堪称微观解读的范例。

鲁迅小说和朱自清散文的风格殊异,但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自然包括文字推敲)则一。鲁迅有些文句看似随手拈来,平淡之至,其实含意极深,请看《孔乙己》的结尾:“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好一个“大约”!真是似断未断,似了未了,蕴含着多少悲愤和辛酸!试想:孔乙己被丁举人打断腿以后,再也没有到过以前常来的咸亨酒店,当然是必死无疑,为何还要在文中出现“大约”的字眼?其实,这正好曲折地写出了无人关心孔乙己的生死,连三言两语的过问和打听都没有,以致使地位低下、整天守在店中的小伙计只好又是“大约”,又是“的确”——作出一个含糊不清的“判断”!

《祝福》写祥林嫂死了贺老六和儿子,重新回到鲁家,作者让祥林嫂向大家叙述了狼吃阿毛的悲惨故事以后,特地用一句话单独列为一段:

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

说的是大白话、老实话,毫不显眼,其实这是富于潜台词的一笔,它有力地告诉读者:旧社会提倡妇女守寡,反对妇女再嫁,哪怕祥林嫂又嫁了一次人,刚才祥林嫂叙述的也是发生在贺老六家的事,但在众人眼中,她仍然属于第一个男人!鲁迅特地用了这样十分平常的叙述,正道出了他对别人习焉不察的巨大悲愤。

鲁迅也有刻意经营、句式特别的文字,请看《伤逝》的开头: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先是向读者劈面突出了“悔恨”和“悲哀”,同时又用“如果”稍作顿挫,以显示“我”的满腔忧愤久蓄于心,艰于启齿,难以尽述,最后排列了两个三言短句,似呼唤,似回忆,似控诉,令人过目难忘。请看,读着这样句式特别、感情强烈、和口头语显然不同的文字,你还会无动于衷,不会激发起急切的阅读愿望吗?

像这样扣紧经典文本的文字,持续地进行“微观解读”很有好处:读者(学生)的好习惯养成了(去掉了一目十行、囫囵吞枣的坏习惯),具体细致的分析能力提高了(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外在的知识积累),可说是终身受用。所有从事文艺评论和语文教学的同志们千万不能等闲视之!

为何长期以来对经典文学文本的“微观解读”不怎么受重视,

也不景气？孙绍振认为和高校的评估体制有关，“学院式的评估体系，把文本的微观分析当作‘小儿科’”，他还坦言这种看法是“愚昧”的（《〈名作细读〉自序》），可谓由表及里，切中要害。有意思的是，最近报刊编辑也提出了相同的批评：“报纸上的专业文艺评论洋洋洒洒三千字，一下子就吓跑了很多读者。片面强调‘规格’和‘精英’，而不能引导读者如何去解读欣赏艺术作品，这样的文艺评论其实是不合格的。”（王必胜在一次文艺评论研讨会上的发言，见《文汇报》二〇〇七年七月七日。）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但愿引导读者解读作品的主张今后能够得到更多的肯定和认可，进而落到实处，则莘莘学子幸甚！广大读者幸甚！